



卷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六

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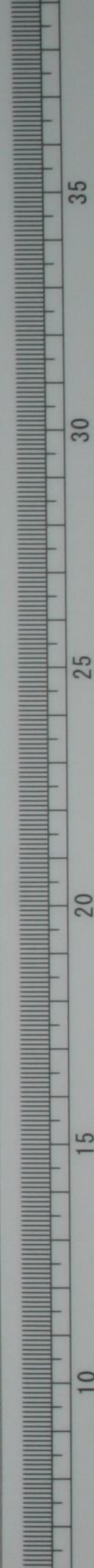
至樂

達生

山木

卷五
五

113
878
2



4 13
878
2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五

肅齋林 希逸

天正十五年二月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木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莊子外篇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
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
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
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
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
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如
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
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眼前說話
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俞。俞者。愚。愚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本字。要得

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未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之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之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之安樂之貌。憂患不能入。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之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下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之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

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太本太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

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擊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々富言豈可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
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々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
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只曰
不然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
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
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

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
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
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
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
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
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
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之君之道。以有為之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德。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

矣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落天地言籠絡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

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

無為。長與養同意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
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道有為也。

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五兵，弓矢矛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
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々
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
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
末也。即與其易也。寧威之意。此數句甚平正。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
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
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
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
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
取像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
微亦作止是也萌之芽也區々別也言物生而
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
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
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
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
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
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
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

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々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樅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

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之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之置也。逆道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袞雜。亦一曲一偏也。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比例也。詳目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々擾々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上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々而復晝，常々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々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為，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々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繁太縵，言太汙漫也。物愷者，以物爲樂，與物爲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謂之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

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々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偈々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于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

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之也刺者
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爲之學也
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
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
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
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々如此非以爲當
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

未四竹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
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
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
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
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呿之狀
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
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

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未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也。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

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心。
揀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揀，此心亦不與之偕。
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
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
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
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
所先也。賓禮樂所至老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
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人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
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
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
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
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
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

其貴也。名、人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甘滑也，若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

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可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濛濛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々精絕五字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

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
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
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爲雲爲雨。但不
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
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爲
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爲
不。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
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
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彿往來之貌。言
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播蕩也。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个筆法。六極六氣也。
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
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
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
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入也。故
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々々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之，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豈非虎根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王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

孝之言也。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舜忠於親，良人皆如人，必為美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第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此山實不

真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羨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孝第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

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卽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々默々。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

而懼繼而息終而感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
蕩精神散也默々口禁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爲
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入。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
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
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
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
變也。奏作也。徵猶琴徵也。行之建之。動作聲起。

也人々事也。天々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
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
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
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
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
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
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
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

生償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
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
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
在阮滿阮陰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縟其名高
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
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倚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

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
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
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
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
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
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
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縟自然有高明之
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日月
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

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泰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蒲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况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隳然無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々惚々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々冥々。不可窮。

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萃非實。行流散
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
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替首考也。問之意
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
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
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
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
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
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
以感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細繹之妙。

十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見塞乎天地。此頌四
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

法

樂也者。始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故適。卒
之於感。故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感。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
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
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適。是欲
罷不能之時。感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
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

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衛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衛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一種人。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筭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相梨橘柚，人皆羨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梨而酸。

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

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
知贖之所以美情乎而夫子其窮哉

贖ハクニ感額也ハクニ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
施之贖ハクニ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
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未子也
此段凡六譬喻節々皆好為文莫難於譬喻王
雁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个譬喻不得纔思量
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々

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
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尔自道而可
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

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
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
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
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
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
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
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

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
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
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
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
則但以聖人為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
為隱乎。吾無隱乎。余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
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
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遯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
不貸之圃道遯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廬草屋也仁
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纜有
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
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
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

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真
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
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者皆
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
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
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入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其曾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撻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噉膚眯目偏諛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備惛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撻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

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七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响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云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

地之道自樂也。噉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
老聃之方將居堂而應徵曰：予年運而往矣。子
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
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投璽七
授禹，七用力而湯用，其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
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
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
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七生五月而能言，
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
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
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
俗堂居於堂上而自居有傲物之意，應徵言其
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

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
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
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
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
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
矣始早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々於古也人
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
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
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
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命
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
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
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
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
焉三皇之知上惇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隨
四時之施其知潛於屬藹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
其性余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
耻也子貢蹙々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言三皇

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屬蠶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憎毒也斲之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生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各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而曰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立得之矣烏鵲孺魚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况蹄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久。安能化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水火風三化之各不同類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鴟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夷。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爲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配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

鵲孺々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蜂也。化々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全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章化爲人者言。知又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々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

以破七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荒矣。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河而
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也為尤為高也
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
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
恐不深之意為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為師於
谷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日擊之語避世間
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為尤
非世者不同能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

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極無定止也

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

不如此也

故曰夫恬憒寂寞虛無々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々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憒
矣平易恬憒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
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
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為結須子細
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

惓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者此二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空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違

粹之至也

夫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
樂不係於其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
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
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
曰虛曰惔曰粹即是一个自然之德如此發揮
忤者人忤我也以處受之則無忤矣逆者我不
逆物也逆迎也不將不迎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
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
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
夫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
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
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巖所謂喚做閑坐又不
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黑山下
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

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
養生提起一个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
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
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之而勿失與神爲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寶愛其劍則神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
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

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
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同帝者謂功用
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
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爲一矣此大而
化之々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爲二也化則與
道爲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
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
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貴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七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

繕性言存身而有持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

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會子細為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

繕性於俗ニ々學ヲ以求復セ其初ノ滑欲ヲ於俗ニ思ヲ以求致ス

其明ヲ謂フ之蔽蒙ノ之民ト

順繕性ヲ治性也繕性ヲ以俗學ヲ譏ス當時ノ儒墨ノ之言性

也初ノ自然ノ之理性也滑ヲ汨ヲ沒ス也滑欲ヲ於俗ニ以利

欲ヲ滑沒ス於世俗之中也明ノ虛明ノ之理也以俗學ヲ

治性ヲ而求復セ其理性之初滑ヲ於利欲ニ而思欲ヲ致

虛明ノ之地也此至愚ノ而無知者也蔽蒙ノ之民以此

名俗學ノ之愚者也文字ヲ起語最難如此ノ喝起三

句方ヲ說古ノ之治道者真是ニ好文字也東坡言因讀テ

莊子外篇

繕性第十

莊子而悟作文之法獲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
 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之
 則不冒之則物必失其性也

其恬靜定也定能生惠故曰以恬養知之吾有生
 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
 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之字即自然字恬養
 知之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之生
 惠却未說惠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
 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
 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
 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
 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
 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
 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

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
 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
 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
 曰彼正而蒙己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
 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
 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
 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從平音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也。陰陽和靜鬼神不動。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
 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為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
 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
 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
 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
 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灑醇散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々與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
而復其初

三个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
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
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
於為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為自然者故曰
溲醇散朴溲漓也者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
之可見則德不平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險不平易

然之性而從其有

古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為彼以
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々相識察也似此心字
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
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々繁
多而寡要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々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
興乎世々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

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

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

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

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

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

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

時命亦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一無迹亦不當時矣而大窮

乎天下則源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源根者

同之與為樹根世事根底不斷之源遠矣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

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非無道則愚也時命

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

不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

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

極止也源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

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源根寧極而待存身即

在我也

源根者錦遠之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个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之立者命高也而反其性已

道之大也有為則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々々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處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

樂者在我則無時不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本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
 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
 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自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
 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測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虫不可以語於冰。曲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今尔於出涯溪觀於大海乃知尔醜。尔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為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知尔醜者言知

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為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事。仁人之所憂。任土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介向之自多於水乎。

壘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去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不能。

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墜故生而不說死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止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後或先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始無終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

寡而後知量無窮也。證曷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墜者猶曰識乎正道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偕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以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天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復。此勢

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而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能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埒。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

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赫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不取。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

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微。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損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惜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汚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汚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說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約盡已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道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聽然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污。所以換此一轉。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壘。豨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九竅。駭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敬。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

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物，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會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騤騊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

麗。禮音。

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

器。騏驥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鷓鴣。鷓鴣也。

鳥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

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

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

慕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嚴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

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騶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

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之而求之也。以道

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縛之然實裕
故曰反行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
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也施
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
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
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
論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
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
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三箇其字下
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謙懷也而無所私愛
故曰其孰羨翼羨翼拱扶也此二字形容私
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
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
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
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
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即所謂逝者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
為為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然故由
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

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躄而屈伸反要而
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
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
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已一句愈自分曉

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
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
者有道之全体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四句著四
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脉極是下
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
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於水火
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
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

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
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
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人此言
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
從人心中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
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之也
踳躅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
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
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
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
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而殉名則人心
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
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
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
失之得也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蚊曰

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柰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
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々然起於北海蓬々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風曰然予蓬々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蚊百足蟲也蛇無
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區區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蚊之
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
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
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何可易邪不
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々然風聲也
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
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

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而者。物之不可違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不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處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夫不為人所制。非終不心也。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人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其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螻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樂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
乏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曾
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蚶并中赤蟲也蟹螃蟹也
坎井之地蚶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蚶蟹
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季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
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
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
得筆力適適猶齟齬也商虬小蟲也跣蹈也大
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

遠也爽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
以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
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々之小明而欲窮索之
以言辨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
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
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
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

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

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鷦鷯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

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大地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

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

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
子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
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
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
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惠云這老子
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粘住了問謂其家活大
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

惠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憤憤久憂不死何之苦

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
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蹲循無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
趣者。誣々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言無言。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又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
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使與屈原
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
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
憂也。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
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
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
也。蹲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
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

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趨者。言舉世群然而趨之也。誣々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它文字。揖向起伏。方見好處。幾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

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之，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曰：「天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

目曰聽，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學所以其盡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為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惠，以為不能忘

情恐不遂道。犬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它學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々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死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下也。今人謂生癩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蹶々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蹶々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為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
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接觸黽枕而卧。
夜半觸黽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
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觸黽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
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
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黽深矚蹙頰。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醜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
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觸
黽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
語。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
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
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

已而不得不得則感人感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
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
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之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之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
陸渚之江湖食之鰭鱗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誹為乎咸池九韶之樂
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
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
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
二其能不同其事各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
達而福持

楮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
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
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
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
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所食以人之食
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聖門只是一句它却撰出許多傾洞說
話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與澶同水中

莊子卷六
二十一

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
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看而
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
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
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
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
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蟻之

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
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撥鵠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
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頤輅生乎食醢
黃軼生乎九獸督茵生乎腐蠹羊奚比乎不尊久竹生
青寧青寧生程々生馬馬生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從見者因而見也攬蓬者彼在蓬草之
中攬其蓬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
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與若指觸

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它。省了兩句。豎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其微耳。蠶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个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焉車錢草也。蠶棲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螬。烏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蟻螬蠅蟲也。青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生者。名為鶻。鶻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鶻掇又能化而為烏乾餘骨。烏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醯。蟻蠅也。蟻蠅化而為願輅。願輅化而為九齡。九齡化而為黃軹。黃軹化

則為腐蠶腐蠶化則為蝮肉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軛九猷腐蠶蝮肉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卻把个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又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為蟪蝠何處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八

明長出人至坐少動長火動也其盡也
融何處不有入於然皆言能於盡也出於人
咬齒少為欲言少為欲言草少為欲言其為
下篇也文人為莊子外篇達生第十八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之不能而生亡者
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
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
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
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

莊子外篇

卷之六

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天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袞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

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入同，而犯害與入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抗，鎮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不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七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濶而實有。此理看今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不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曰止乎無所造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雜也。與造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違物而不憎言雖為物所違觸而

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鎔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爲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萊蝸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愛身也。若檇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蝸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兼蠲持竿而括蠲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一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下两个停審字亦自好極抹拘今所謂木椿也極椿也捺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疑定也當兼蠲之時其身如木極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蠲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疑於神疑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痴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者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君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會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泗而入水也善

沒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
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會心者神明之
會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
為孤注即此注字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
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
夫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殫矣矜恰惜之意也射
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
夫內感矣感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
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
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技藝以待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
崑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子拔簞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簞以待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兒，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之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踰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

蜜慈之戒莊子語雖聖賢聞之亦必為之首肯
此亦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筴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饗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
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豚膾之上聚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
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玄端服也。豚膾養之也。尻猪之後也。豚猶豕也。
猶机也。机之有支者曰豚膾儂曲也。曲而可以

聚物者番筴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
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
之實諸番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
未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番薄之中亦甘心焉。即
其退之所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
為彘謀如彼而自為謀乃如此。今語可謂善喻
相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龜有鬣，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龔，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麴之水，有罔象，立有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談論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瀆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鬣，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龔，室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洸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崇，小丘，埳之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彷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鞭然笑之貌也。此

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渚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必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首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為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鐻似夾鐘。此雖注家之說。然鐘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鐻，鐘鼓之拊也。是

乃筍簾之類所以懸鐘鼓也筍簾之形爲鳥爲獸刻木爲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齋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工儻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替故其靈臺一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僦為共工。故曰工僦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僦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之，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紳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手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志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察，雖與物摩接，平久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象始於中。

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
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久
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
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子盡物
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訖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
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壘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
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
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

莊子外篇卷六
樂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
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鸞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別於汚俗也
飾知驚愚脩身明汙言其有心來名以自異也
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
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歟啓小孔竅也
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
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
時之學者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
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
喻已見至樂篇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訾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
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之而不物於物則胡
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
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漆鴈以不材
見殺之說又自下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
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
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
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
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
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
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
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
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
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而有成則
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
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棄賢者於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矣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

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豈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

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
謂悅而啄。仰而四顧。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
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
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
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
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
國名之。看此一段。今人禮淨土。其源流在此。戰

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名。初
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
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々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
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
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南
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
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敷演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道學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返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

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

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

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處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之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欽民之財以鑄其鐘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
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
下縣此言編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
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
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
著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
而歸於自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怠若疑
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
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
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
順者曲傅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
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
而自至故曰因其自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
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
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辨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
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
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翫
翫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
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

不序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其
 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行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太成之人
 曰自伐者無功々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
 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
 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
 於人々且無青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

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燕
 也翬々翬々飛之兒也引援群飛也迫脅而棲
 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為後言其往來
 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
 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之多各依
 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
 喻也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
 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隨虧皆自損也
 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而行黯然而
 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

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
不有之也純々常々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
迹捐勢不以功名爲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
入々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
又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
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
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
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雎々即尸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
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

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民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拍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剖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

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若結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草屨。窮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

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惴慄此筋骨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
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倉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之弊而
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
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盛意
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不柔之
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
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之精神徵也太司

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此三字亦音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歟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官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
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變已而
造良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
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
無其數無官角言不合五音也木擊擊者人也人

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一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銷挫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借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介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自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

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
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
富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
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
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
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未也得亦
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備逝即所謂與時
偕逝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
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
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
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
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
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
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
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難乎
鵠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
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
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
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
入也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

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鸛鷓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以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頑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

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彫陵地名也。樊園之藩籬也。感周之穎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

螳螂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許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悞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

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迷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皆忘其莊子外篇山水第二

莊子齋口義卷之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65